

主题聊吧

蚊

全世界有3000多种不同的蚊子。有一句话说：“蚊子，人类毕生之敌。”

只要有一只蚊子，足以让人长夜难眠。

回忆往事，相信很多人对蚊子深恶痛绝。那时候条件差，夏日夜晚，一边饱受酷暑折磨，一边频遭蚊子骚扰，简直令人崩溃。

人们与蚊子“战斗”，也就留下了许多故事。

历史记



古董吸蚊灯科技感十足

讲述 汪恩久 75岁 来自 江苏南京



老古董吸蚊灯

30多年前，我在家里打扫卫生时，无意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物件。它身如葫芦状的细长灯盏，又形似现在的吸奶器。这个物件高11厘米，由铅锡材料打制而成，呈灰黑色。

它分上下两部分，上部侧面开有一喇叭状窗口；下部为底座，是一个圆形小空间，有一个直径1厘米的小孔与上部相通。

当时，听母亲说，这是老一辈们夏天用来捕捉蚊子的，叫“吸蚊灯”——晚上睡觉发现蚊帐里有蚊子，立刻点燃灯内的灯捻或蜡烛，悄悄举起此灯，将喇叭口猛地朝帐子上的蚊子一靠，蚊子受惊飞起，就被气流吸入灯内，落入火坑烧死。嘿！这老古董竟运用了蚊虫趋光和冷热气流运动的科学原理，真是太巧妙了。

# 一夜嘤嘤嘤，多少不眠人

战斗记



烧樟树叶制造浓烟熏蚊子

讲述 唐锦荣 65岁  
来自 湖南衡阳

1976年夏天，我和四弟从广西宜州到湖南衡南老家插队落户。初来乍到，我们最先遇到的“敌人”就是蚊子：在其猖狂骚扰下，晚上想睡好一觉，委实不易。

那个年代，能挂上蚊帐的农家屈指可数。父母考虑周到，替我们准备好了蚊帐。但是，我们两个人挤在一张床上，伸胳膊蹬腿或辗转反侧，常把蚊帐弄出缝隙，蚊子乘虚而入；或是胳膊、腿贴着蚊帐，也会被蚊子隔帐叮咬。因此，我俩总是被蚊子折腾得夜不能寐。不久，我们跟着乡亲们学会一种驱蚊方法：将樟树叶引燃，等燃烧一阵后找东西将明火压下去，顿时，暗火燃烧的樟树叶浓烟弥漫。蚊子受不了这种烟，或丧命，或飞逃。

当地樟树多，樟树叶成为取之不尽的“蚊香”。但是，这种“蚊香”既熏蚊子也熏人。并且，随着“蚊香”逐渐减弱、消失，蚊子又会卷土重来。一夜要点几次这种“蚊香”，要想睡个好觉，真的是奢望。

背蚊帐下工地，不敢偷懒

讲述 孙明明 80岁  
来自 湖北武汉

孙明明在工地劳动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在云南建水县工作，常下到工地测量施工。当地蚊子又大又猖狂。如果在一个工地住的时间长，我们都背着蚊帐去。要是某个工地只去一两天，我们懒得背蚊帐，从队上买点敌敌畏。晚上，将敌敌畏兑水，用喷壶在房间喷洒，关好门窗，可以杀死蚊子，凑合着睡觉。

我的一个同事郭庆简最喜欢用敌敌畏灭蚊子。他不但喷洒敌敌畏，还将一个小铁盒扎上洞放上棉花，倒上敌敌畏，放在枕头旁边防蚊虫。结果，他刚39岁就得了鼻咽癌，很快就去世了。也不知道他患病是不是敌敌畏的原因，反正我们都心有余悸，害怕敌敌畏了。从此，我们都背着蚊帐下工地，再也不敢偷懒了。

全市同步焚烧药粉熏飞蚊

讲述 沈方 73岁  
来自 上海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上海住房问题十分严峻，四五口人居住在狭隘简陋的小屋是大多数市民家庭的基本情况。夏季的夜晚，酷热加上恼人的臭虫蚊子，让人夜不能寐。

那时，在市政府统一安排下，每年都会进行几次全市统一的熏灭虫害工作。居委会干部把杀虫用六六六粉分发到各家各户，各家根据上级确定的熏灭时间——一般到晚上八点，点燃药粉。居民都到马路上纳凉，全市都笼罩着淡淡的药味。两个多小时后，市民才可以回家。这时，室内仍是浓浓的六六六粉气味。以后连续十多天，药气味依然存在。过了半个月，为了防止害虫回潮和虫卵孵化，再进行一次全面熏灭。这样，一个夏天反复三四次，大大降低了害虫的密度，市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只是，那时候忽略了焚烧杀虫剂对环境的严重危害。

这样连续搞了几年，杀虫效果倒是显著的，臭虫基本绝迹，蚊子也大大减少。

历险记



灭蚊险些灭了自己

讲述 秦泽忠 76岁  
来自 北京

1963年，我是小学六年级学生。七八月份，父亲下乡，我一个人在家住。每晚，我不仅要完成家庭作业，还要复习一阵子，直到困极了才睡觉。

一天，蚊子猖獗，我点了一盘蚊香放在床头。蚊香的底托找不到了，我把蚊香套在墨水瓶盖上，倒头便睡。夜里，我的脸颊隐约有些烤得慌，但实在太困了，迷迷糊糊翻个身又睡了。工夫不大，我又被烤醒了，且灼热感特别强烈。开灯一看，原来，不知什么时候，蚊香从墨水瓶盖上掉了下来，引燃了我的汗衫。

当时，汗衫只冒烟没有火苗，吓得我一手把它扒拉下床。结果，火苗子呼的蹿起来了。我慌了，光脚跑了出去，颤着声对着房东那屋喊：“大爷，大爷，着火啦！”还好，房东大爷和房东大哥闻声赶来，帮我灭了火。幸亏我醒得及时，不然可就危险了。

物品记



母亲聚积纱布口罩做蚊帐

讲述 王开顺 56岁 来自 江苏盐城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父母从事水上运输工作，单位按季发放劳保用品。其中，有数只24层纱布口罩，是为装卸货物防灰尘用的。母亲总舍不得用这些口罩，即使用也只是少数。更多的口罩，母亲都聚攒起来。积攒到足够数量，她请人把这些口罩处理一下，拼接为一个蚊帐，然

后带到乡下，给我们兄弟用。

那时，我们在乡下读书。从夏季开始，我们挂上蚊帐，在蚊帐里睡觉。这样的蚊帐透气很差，但总比“喂”蚊子强多了。睡前，我们捉上几只萤火虫放进透明的

玻璃药瓶里，借着微光捉蚊子，常常捉得一身汗。夏天过了，秋冬时节，蚊帐也不取下。特别是冬天，西北风从土墙缝里往屋里钻，有蚊帐遮挡就暖和多了。这蚊帐还能防尘，防蜘蛛，甚至还能防老鼠……到了年底，母亲从外地回乡过年，才把蚊帐取下洗干净收好。